

主编

张增立 洪忠杰

# 长短经新篇

——  
小资治通鉴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责任编辑 / 臧燕燕

封面设计 / 小 戈



# 长短经新篇

ISBN 7-80105-870-4



9 787801 058706 >


ISBN 7-80105-870-4

K·112 定价: 780.00元 (全十册)

# 长短经新篇

第六册

主编 张增立 洪忠杰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第二篇 从政经

〔从政名篇〕

盐铁论 .....	〔汉〕桓 宽 (2437)
本议第一 .....	(2437)
力耕第二 .....	(2444)
通有第三 .....	(2448)
错币第四 .....	(2453)
禁耕第五 .....	(2457)
复古第六 .....	(2461)
非鞅第七 .....	(2465)
晁错第八 .....	(2474)
刺权第九 .....	(2476)
刺复第十 .....	(2481)
论儒第十一 .....	(2488)
忧边第十二 .....	(2490)
园池第十三 .....	(2498)
轻重第十四 .....	(2501)
未通第十五 .....	(2507)
地广第十六 .....	(2514)

贫富第十七 .....	(2519)
毁学第十八 .....	(2523)
褒贤第十九 .....	(2528)
相刺第二十 .....	(2532)
殊路第二十一 .....	(2539)
讼贤第二十二 .....	(2543)
遵道第二十三 .....	(2546)
论诽第二十四 .....	(2549)
孝养第二十五 .....	(2554)
刺议第二十六 .....	(2558)
利议第二十七 .....	(2560)
国疾第二十八 .....	(2564)
散不足第二十九 .....	(2570)
救匱第三十 .....	(2584)
箴石第三十一 .....	(2587)
除狭第三十二 .....	(2588)
疾贪第三十三 .....	(2591)
后刑第三十四 .....	(2593)
授时第三十五 .....	(2595)
水旱第三十六 .....	(2599)
崇礼第三十七 .....	(2603)
备胡第三十八 .....	(2607)
执务第三十九 .....	(2612)
能言第四十 .....	(2616)
取下第四十一 .....	(2617)
击之第四十二 .....	(2621)
结和第四十三 .....	(2624)

诛秦第四十四	(2629)
伐功第四十五	(2632)
西域第四十六	(2635)
世务第四十七	(2638)
和亲第四十八	(2642)
繇役第四十九	(2645)
险固第五十	(2649)
论勇第五十一	(2655)
论功第五十二	(2660)
论邹第五十三	(2667)
论灾第五十四	(2670)
刑德第五十五	(2677)
申韩第五十六	(2685)
周秦第五十七	(2691)
诏圣第五十八	(2698)
大论第五十九	(2705)
杂论第六十	(2711)
潜夫论	[汉]王符 (2715)
赞学第一	(2715)
务本第二	(2721)
遇利第三	(2726)
论荣第四	(2729)
贤难第五	(2733)
明暗第六	(2739)
考绩第七	(2743)
思贤第八	(2748)
本政第九	(2753)

潜叹第十 .....	(2757)
忠贵第十一 .....	(2763)
浮侈第十二 .....	(2769)
慎微第十三 .....	(2777)
实贡第十四 .....	(2781)
班禄第十五 .....	(2785)
述赦第十六 .....	(2790)
三式第十七 .....	(2800)
爱日第十八 .....	(2807)
断讼第十九 .....	(2812)
衰制第二十 .....	(2819)
劝将第二十一 .....	(2822)
救边第二十二 .....	(2827)
边议第二十三 .....	(2833)
实边第二十四 .....	(2838)
卜列第二十五 .....	(2843)
巫列第二十六 .....	(2848)
相列第二十七 .....	(2852)
梦列第二十八 .....	(2856)
释难第二十九 .....	(2861)
交际第三十 .....	(2866)
明忠第三十一 .....	(2877)
本训第三十二 .....	(2883)
德化第三十三 .....	(2886)
五德志第三十四 .....	(2891)
志氏姓第三十五 .....	(2900)
叙录第三十六 .....	(2923)

## 盐 铁 论

〔汉〕桓 宽

### 本议第一

#### 【原文】

惟始元六年，有诏书使丞相、御史与所举贤良、文学语，问民间所疾苦。

文学对曰：窃闻治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广道德之端，抑末利而开仁义，毋示以利，然后教化可兴，而风俗可移也。今郡国有益、铁、酒榷、均输，与民争利。散敦厚之朴，成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趋末者众。夫文繁则质衰，末盛则本方。末修则民淫，本修则民恇。民恇则财用足，民侈则饥寒生。愿罢盐铁、酒榷、均输，所以进本退末，广利农业，便也。

大夫曰：匈奴背叛不臣，数为寇暴于边鄙。备之则劳中国之士；不备则侵盗不止。先帝哀边人之久患，苦为虏所系获也，故修障塞，飭烽燧，屯戍以备之。边用度不足，故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蕃货长财，以佐助边费。今议者欲罢之，内空府库之藏，外乏执备之用，使备塞乘城之士，饥寒于边，将何以贍之？罢之，不便也。



文学曰：孔子曰：“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少，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丧。畜仁义以风之，广德行以怀之。是以近者亲附而远者悦服。故善克者不战，善战者不师，善师者不阵。修之于庙堂，而折冲还师。王者行仁政，无敌于天下，恶用费哉？

大夫曰：匈奴桀黠，擅恣入塞，犯厉中国，杀伐郡县朔方都尉，甚悖逆不轨，宜诛讨之日久矣。陛下垂大惠，哀元元之未贍，不忍暴士大夫于原野。纵难被坚执锐，有北面复匈奴之志，又欲罢盐、铁、均输，扰边用，损武略，无忧边之心，于其义未便也。

文学曰：古者贵以德而贱用兵。孔子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废道德而任兵革，兴师而伐之，屯戍而备之，暴兵露师以支久长，转输粮食无已，使边境之士饥寒于外，百姓劳苦于内。立盐、铁，始张利官以给之，非长策也。故以罢之为便也。

大夫曰：古之立国家者，开本末之途，通有无之用。市朝以一其求，致士民，聚万货，农商工师各得所欲，交易而退。《易》曰：“通其变，使民不倦。”故工不出，则农用乏；商不出，则宝货绝。农用乏，则谷不殖；宝货绝，则财用匱。故盐、铁、均输，所以通委财而调缓急。罢之，不便也。

文学曰：夫导民以德，则民归厚；示民以利，则民俗薄。俗薄则背义而趋利，趋利则百姓交于道而接于市。《老子》曰：“贫国若有余。非多财也，嗜欲众而民躁也。”是以王者崇本退末，以礼义防民欲，实菽粟货财。市，商不通无用之物，工不作无用之器。故商所以通郁滞，工所以备器械，非治国之本务也。

大夫曰：《管子》云：“国有沃野之饶而民不足于食者，器械不备也。有山海之货而民不足于财者，商工不备也。”陇、蜀之

丹漆旒羽，荆、扬之皮革骨象，江南之楫梓竹箭，燕、齐之鱼盐旃裘，兖、豫之漆丝绮紵，养生送终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圣人作为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驾马，以达陵陆；致远穷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是以先帝建铁官以赡农用，开均输以足民财；盐、铁、均输，万民所戴仰而取给者，罢之，不便也。

文学曰：国有沃野之饶而民不足于食者，工商盛而本业荒也；有山海之货而民不足于财者，不务民用而淫巧众也。故川原不能实漏卮，山海不能赡溪壑。是以盘庚革居，舜藏黄金，高帝禁商贾不得仕宦，所以遏贪鄙之俗而醇至诚之风也。排困市井，防塞利门，而民犹为非也，况上之为利乎？《传》曰：“诸侯好利则大夫鄙，大夫鄙则士贪，士贪则庶人盗。”是开利孔为民罪梯也。

大夫曰：往者郡国诸侯各以其方物贡输，往来烦杂，物多苦恶，或不偿其费。故郡国置输官以相给运，而便远方之贡，故曰均输。开委府于京师，以笼货物。贱即买，贵则卖。是以县官不失实，商贾无所贸利，故曰平准。平准则民不失职，均输则民齐劳逸。故平准、均输所以平万物而便百姓，非开孔利为民罪梯者也。

文学曰：古者之赋税于民也，因其所工，不求所拙。农人纳其获，女工效其功。今释其所有，责其所无。百姓贱卖货物，以便上求。

间者，郡国或令民作布絮，吏恣留难，与之市。吏之所入，非独齐、阿之缣，蜀、汉之布也，亦民间之所为耳。行奸卖平，农民重苦，女工再税，未见输之均也。县官猥发，闾门擅市，则万物并收。万物并收，则物腾跃。腾跃，则商贾侷利。自市，则吏容奸。豪吏富商积货储物以待其急，轻贾奸吏收贱以取

贵，未见准之平也。盖古之均输，所以齐劳逸而便贡输，非以为利而贾万物也。

### 【译文】

始元六年，发布诏书，让丞相、御史大夫和由各地所举荐的贤良、文学进行讨论，询问民间感到困苦的事情。

文学回答说：“我们听说，治理人民的方法，应是阻断享乐放纵的根源，发扬道德因素，抑制工商业而宣扬仁义，不用财利去引导人民。这样做了以后，教化便可以振兴，风俗便可以转变。如今在全国各地实行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和均输法，与人民争利，破坏了敦厚朴实的风俗，造成了贪婪鄙陋的习气。因此百姓从事农业的人少，热衷工商业的人多。外表华丽，内质就会衰败，工商业兴盛，家业就受到损害。国家发展工商业，人民就腐化；国家发展农业，人民就诚朴。人民诚朴，财物就会充足；人民奢侈，饥寒就会产生。希望废除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和均输法，以便巩固根本而抑制末梢，大力地发展农业，这样做是有利的。”

大夫说：“匈奴背叛汉朝而不肯臣服，屡次侵略边境。进行防备，就会使中原的兵士劳累；不防备，匈奴的进犯抢劫就不会停止。先帝哀怜边疆人民长期遭受祸患，苦于被匈奴人所俘获，因此在边疆建筑城堡，修整烽火台，驻军来进行防守。因边防费用不足，所以实行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和均输法，增加国家的财富，以补助边防费用。如今你们要废除这些政策，在内将造成国库空虚，在外将造成军费缺乏，假使守卫要塞城堡的士兵在边疆遭受饥寒，用什么去供应他们呢？废除这些政策是不利的。”

文学说：“孔子说：‘诸侯、大夫不担心财富少而担心财富不均，不担心人民少而担心人民不安。’因此天子不谈论多少，诸

侯不谈论利害，大夫不谈论得失，而是蓄积仁义来进行教化，推广德行来进行安抚。于是，近处的人前来归附，远处的人心悦诚服。因此，善于克敌的人不必去作战，善于作战的人不必去用兵，善于用兵的人不必去布列军阵。只要朝廷修明国政，就可以制服敌人而使他们退兵。圣明的君主推行仁政，就可以无敌于天下，为什么要用军费呢？”

大夫说：“匈奴人凶猛狡猾，擅自放肆地闯入边塞，侵犯内地，杀害朔方都尉等郡县官员，十分悖逆无礼，早就应当予以惩处和讨伐了。陛下广施恩惠，既哀怜百姓生活困苦，也不忍心让士人和官吏暴露在原野。纵然朝廷派兵披甲持枪，有到北方反击匈奴的决心，而你们却又要废除盐铁官营和均输法，担心边防费用过多，破坏讨伐匈奴的战略，没有忧虑边疆安危的心思，这在道理上是不妥当的。”

文学说：“古代的君主崇尚德治而轻视用武。孔子说：‘远方的人不归附，就用仁义礼乐吸引他们。他们到了以后，就使他们安定下来。’如今放弃仁义道德而依靠武力，出兵进行讨伐，驻兵进行防备，长期地使用军队，粮食运输无止无休，使边疆士卒在外饥寒，使百姓在内感到劳苦。有了盐铁官营，才设置谋利的官吏来供应边防费用，这不是好的办法。因此，废除它是有利的。”

大夫说：“古代建立国家的人，开辟发展农业和工商业的道路，使物资互通有无。市场统一解决各方面的需求，招徕百姓，汇集各种物资、农民、商人、工匠、民众、徒众都分别得到所想要的东西，交易后离去。《易经》上说：‘物资流通而交换，使人民不会懈怠。’因此，手工业不发展，农业就缺乏工具；商业不发展，宝贵的货物就会断绝。农业工具缺乏，那么粮食就不能增产；宝贵的货物断绝，那么财富费用就要匮乏。因此，盐铁官营

和均输法是用来疏通积压的物资而调节需要的缓急的，废除这些政策是不利的。”

文学说：“用德来劝导人民，那么人民就会变得淳厚；用财利来引诱人民，那么风俗就会变得轻薄。风俗轻薄，就会违背仁义而追求财利，追求财利，就会使百姓奔走于道路而聚集于市场。《老子》上说：‘贫穷的国家看似财富有余，其实并不是财富多，而是人民贪欲多而急于求利。’因此，古代圣明的君王尊崇农业，而抑制工商业，用礼义防止人民的贪欲，要充实市场上的粮食财货。市场上商人不卖无用的东西，工匠不生产无用的器物。因此，商业只用来使积压的物资流通，手工业只用来供应器物工具，它们都不是治理国家的根本事业。”

大夫说：“《管子》上说：‘国家拥有肥沃富饶的土地而人民却吃不饱，是因为生产工具不完备；拥有山、海资源而人民却没有足够的钱财，是因为工商业不发达。’陇、蜀两地的丹砂、漆器、牦牛尾和鸟羽，荆州、扬州的皮革、兽骨和象牙，江南的楠木、梓木、大竹和箭竹，燕、齐两地的鱼、盐、毛毡和皮袄，兖州、豫州的漆器、丝绸、葛布和麻布，都是养生送死的必需品，它们都要靠商业才能流通，靠手工业才能制成。因此古代圣人发明舟船桨楫以沟通水路运输，使用牛马以进行陆路运输；到达边远的区域，深入偏僻的内地，为的是交流万物而便利百姓。因此武帝设立铁官来供应农具，开办均输来增加人民的财富，盐铁官营、均输法是广大老百姓拥护并赖以取得物资供应的政策，废除它们是不利的。”

文学说：“国家拥有肥沃富饶的土地而人民却吃不饱，是因为工商业兴盛而农业荒废；拥有山、海资源而人民却没有足够的钱财，是因为不致力于生产百姓所需的物品而制造了许多华丽奇巧的东西。因此，有河川那样多的水，也装不满有洞的酒器；有

山、海那样多的东西，也填不满溪谷沟壑。所以商王盘庚迁移都城，舜将黄金藏到深山，高帝禁止商人做官，为的是遏止贪鄙的习俗而培养至诚的风尚。即使排斥、困辱商人，堵塞求利的门路，而仍然有人为非作歹，何况上面在提倡求利呢！《春秋·公羊传》上说：‘诸侯好利，大夫就鄙陋；大夫鄙陋，士人就贪婪；士人贪婪，老百姓就要偷盗了。’盐铁官营打开了牟利的门路，为人民设下了犯罪的阶梯。”

大夫说：“以前，郡国诸侯各自以本地的特产进贡，往来麻烦，东西多数都变坏了，有的贡品的价值还抵不过运费。因此在郡国设置输官以负责往来运输，便于从远方进贡，这就叫作‘均输’。在京城建立仓库，用来收集货物，市价低时就买进，市价高时就售出。于是官府控制了实物，商人不能牟利，这就叫作‘平准’。有了平准，人民对自己的职责就不懈怠；有了均输，人民就劳逸均匀。因此平准和均输是为了平抑物价而便利人民，并非打开牟利之门而为人民设下犯罪的阶梯。”

文学说：“古代向人民征收赋税，是根据他们所长，不征收他们不擅于生产的東西。农民交纳农产品，妇女交纳纺织品。现在却舍弃他们的产品，而强求他们所不能生产的東西，致使他们贱卖自己的货物，以便买进官府所需要的东西来上交。

“近来，有的地方官府命令老百姓生产布絮，官吏肆意刁难，强行收购。他们所收进的，不仅是齐、陶两地的丝绸，蜀、汉两地的麻布，也有一般老百姓所生产的此类东西。官吏奸恶，用低价收购，使农民双倍受苦，妇女双倍纳税，我们看不到均输有什么均！官府还滥发命令，关起城门而垄断市场，将所有的物品一并收购。所有的物品一并收购，物价就猛烈上涨；物价猛烈上涨，商人就从中牟利。官府自己经商，官吏就会和奸商、豪绅勾结。富商趁机屯积居奇，以待市场急需时高价出售。不法商人和

奸吏贱买贵卖，我们看不到平准有什么平！古代的均输是用来平均劳逸和便利运输贡品的，并不是为了财利而收购一切货物。”

## 力耕第二

### 【原文】

大夫曰：王者塞天财，禁关市，执准守时，以轻重御民。丰年岁登，则储积以备乏绝；凶年恶岁，则行币物；流有余而调不足也。昔禹水汤旱，百姓匱乏，或相假以接衣食。禹以历山之金，汤以庄山之铜，铸币以赎其民，而天下称仁。往者财用不足，战士或不得禄，而山东被灾，齐、赵大饥，赖均输之畜，仓廩之积，战士以奉，饥民以赈。故均输之物，府库之财，非所以贾万民而专奉兵师之用，亦所以赈困乏而备水旱之灾也。

文学曰：古者，十一而税，泽梁以时入而无禁。黎民咸被南亩而不失其务。故三年耕而余一年之蓄，九年耕有三年之蓄。此禹、汤所以备水旱而安百姓也。草莱不辟，田畴不治，虽擅山海之财，通百末之利，犹不能赡也。是以古者尚力务本而种树繁，躬耕趣时而衣食足，虽累凶年而人不病也。故衣食者民之本，稼穡者民之务也，二者修，则国富而民安也。《诗》云：“百室盈止，妇子宁止”也。

大夫曰：圣贤治家非一宝，富国非一道。昔管仲以权谲霸，而纪氏以强本亡。使治家养生必于农，则舜不甄陶而伊尹不为庖。故善为国者，天下之下我高，天下之轻我重。以末易其本，以虚易其实。今山泽之财，均输之藏，所以御轻重而役诸侯也。汝、汉之金，纤微之贡，所以诱外国而钓胡、羌之宝也。夫中国

一端之绶，得匈奴累金之物，而损敌国之用。是以騾驴駝，銜尾入塞，骅骝驂马，尽为我畜，騞貂狐貉，采旃文罽，充于内府，而璧玉珊瑚琉璃，咸为国之宝。是则外国之物内流，而利不外泄也。异物内流则国用饶，利不外泄则民用给矣。《诗》曰：“百室盈止，妇子宁止。”

文学曰：古者，商通物而不豫，工致牢而不伪，故君子耕稼田鱼，其实一也。商则长诈，工则饰伪，内怀夤黷而心不忤，是以薄夫欺而敦夫厚。昔桀女乐充宫室，文绣衣裳，故伊尹高逝游薄，而女乐终废其国。今騾驴之用，不中牛马之功，騞貂旃罽，不益绵绌之实。美玉珊瑚出于昆山，珠玑犀象出于桂林，此距汉万有余里。计耕桑之功，资财之费，是一物而售百倍其价一也，一揖而中万钟之粟也。夫上好珍怪，则淫服下流，贵远方之物，则财货外充。是以王者不珍无用以节其民，不爱奇货以富其国。故理民之道，在于节用尚本，分土井田而已。

大夫曰：自京师东西南北，历山川，经郡国，诸殷富大都，无非街衢五通，商贾之所臻，万物之所殖者。故圣人因天时，智者因地利，上士取诸人，中士劳其形。长沮、桀溺，无百金之积，跖跽之徒，无猗顿之富，宛、周、齐、鲁，商遍天下。故乃商贾之富，或累万金，追利乘美之所致也。富国何必用本农，足民何必井田也？

文学曰：洪水滔天，而有禹之绩，河水泛滥，而有宣房之功。商紂暴虐，而有孟津之谋，天下烦扰，而有乘美之富。夫上古至治，民朴而贵本，安愉而寡求。当此之时，道路罕行，市朝生草。故耕不强 者无以充虚，织不强 者无以掩形。虽有凑会之要，陶、宛之术，无所施其巧。自古及今，不施而得报，不劳而有功者，未之有也。



【译文】

大夫说：“君王应当封禁自然资源，管制关卡集市，掌握平衡物价的权力，抓住时机，用轻重之策统治百姓。丰收之年，就储存积蓄物资以备匮乏时使用；灾荒之年，就发放货币和物资，使积存的钱物流通来周济不足。从前，夏禹时发生水灾，商汤时发生旱灾，百姓贫困，有人靠借贷来维持生活。夏禹用历山的金，商汤用庄山的铜，铸造钱币来救济百姓，天下人都说这是仁的行为。过去，国家的物资不能满足需要，有些军队得不到俸禄，而崤山以东又遭了灾，齐、赵两地发生严重饥荒，然而，依赖施行均输法所带来的积蓄和国家仓库的粮食，军队得到了给养，饥饿的百姓得到了赈济。所以，施行的均输法所积存的物资和国家仓库中的财富，并不是从百姓那里收来专门供应军队开销，也用来救济贫困，防备水灾和旱灾。”

文学说：“在古代，交纳十分之一的赋税，按时节到湖泊鱼塘捕鱼而国家并不禁止，百姓全都在田地里劳动而不荒废农事。所以，耕作三年就多一年的存粮，耕作九年就多三年的存粮。这是夏禹和商汤用来防备水旱灾害而使百姓安居乐业的方法。如果荒地不开辟，农田不耕种，即使掌握山海的资财，开通各种取利的途径，还是不能使国家富足。所以，古时候人们注重加强农业而多种庄稼，耕作紧随时节而丰衣足食，即使灾荒连年，人们也不害怕。穿衣吃饭是老百姓的根本，耕种粮食是老百姓的要务，这两方面做好了，那么国家就富裕，人民就安宁。正如《诗经》所说：‘家家户户富足，妇女小孩安宁。’”

大夫说：“圣贤之人治家的妙法不只一个，使国家富裕的途径不只一种。从前，管仲用权术和诡诈的方法使齐桓公成就霸业，而纪氏却由于大搞农业而亡国。如果为了一家的生活必须从